

|  |  |
|--|--|
| 參賽類別   |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台語散文組 |
| 作品名稱   | 嶼  |
| <p>                     ■■它本來是美好的。                 </p> <p>                     ■■虎井嶼，原名「好井」，那口井在島的東端。清雍正年間，媽宮（今馬公）曾有部分先民，遷居此地，以捕魚為業，靠著那井維生，因而得名。聽外婆說過，一位婦人帶著孩子到井邊汲水，孩子不甚落井喪命，島上居民給口叫它「虎井」，目的即是提醒大家汲水時注意安全。                 </p> <p>                     ■■讓人最害怕的，往往也是最重要的。井深但嶼對井的情更深，時間有限大家也知道珍惜生命，外婆今年幾歲阿？七十以上，但真不記得實際年齡，只了解多了一歲，回來次數的正字記號就扣一，這對我來說，真的很重要。                 </p> <p>                     ■■多事滄桑歲月後，秋潮涵碧不知深，新晴午日移舟去，虎井沉城試一尋——這是屬於它的祕密。澎湖唯一進士蔡廷蘭撰寫澎湖八景詩時，提及「虎井澄清」，正是說明在風和日麗時，虎井頭的海水特別清明，可看見那傳說中的海底沉城。但說真的，我從來沒親眼見證那神諭，家裡的人常說：「不要上東山去！」是垃圾掩埋場，是亂葬崗，是進入那宮闕的入口。在嶼的東南方，離我們不近，但也不遠了。虎井鬼很多——是表哥表姐口中的笑話，在哈哈大笑後換來的是外婆的責罵：「毋莫黑白講話！」年過古稀的她，由於過於可愛的反應，總是讓大家笑到肚子疼，笑聲更是蓋過了風聲。                 </p> <p>                     ■■風聲嘯嘯，門板喀喀作響，門外似乎也熱鬧著，窸窣窸窣的談話聲格外清晰，聽說都是從城裡來的，他們交頭接耳，討論著等等還去哪個人家。                 </p> <p>                     ■■不讓我走東，那我走西總行了吧！十二歲的我正踏入叛逆期，開始會頂撞長輩們的「愛」，說不我偏要，興沖沖地拿著一件薄外套便跑向那島上的高海拔高山——五十七公尺的西山，說著也不慚愧，這高度已經是虎井的第二高山了，僅次於東山的六十公尺，兩山更稱作虎井嶼的「虎牙」。對小時候的我來說，只要有坡就是山，而越高的山似乎越難征服，只是個要升國中的小屁孩，五十七公尺不高也不低，至少從山頂鳥瞰這大自然的壯舉，就足夠填滿我稚幼的視野了。                 </p> <p>                     ■■浪花正拍打著沙灘，似乎在懲罰她過於美麗的外表，那拍打後濺起的水花是風的口水，噴到我的臉頰上，催促著我趕緊上山。                 </p> <p>                     ■■右是海，載著綠蠓龜保育連署書撕碎的碎片，也扛著一些些的無能為力，接受別人千拜託萬拜託所簽的名，如停靠在船邊寶特瓶輕如鴻毛，顯得一文不值，就這樣漂著漂著，往馬公那頭漂去了。                 </p> <p>                     ■■左是山，刻畫著這座島的歷史，一塊塊如豆腐的玄武岩堆砌在一起，是一代代的傳承，岩石上刻著屬於虎井的過去。仰著頭，輕輕將手放在「史記」上，一溝一壑是歷史的跌宕與起伏。玄武岩上的凹凸有致不髒手，卻點黏稠感，又是風在搞鬼，總是把鹽加進過去，有點鹹，有點腥。                 </p> <p>                     ■■已經到了西山，那雙手已等待我許久，準備給我一個大大的擁抱。在它兩個手掌之間，我可以看到整個島嶼。站在北回歸線上一一起俯瞰我們的「全視界」。老實說，我忘了                 </p> |  |

我是幾歲才知道那叫作北迴歸線，也許是懂了這世界的一點點，經緯線架撐的地球，不是孩子明白世界的方式，立足在這虛構的線上，似乎又更合理了些。經緯線又虛又實，不存在卻又被人們定義它的重要性，小孩的世界充滿帶來歡樂的虛，大人的世界卻只迷茫在佈滿壓力的實。十二歲的我可以用無知去解讀自以為了解的一切，即將十九歲的我，卻只能用自己有限的有知，面對接下來未知。

■■越過北迴歸線，我明白不能待在這邊太久，家裡爐灶呼出縷縷炊煙，這是一級警報，十分鐘內不回家必得終身監禁。我和巨人之手道了別，下次見面可能是半年後了，也可能不知道是什麼時候。一不注意，地上的小龍舌蘭扎到了我的腳，扎進了十二歲；一恍惚，小龍舌蘭就在島上蔓延開來，也漫進了那年夏天。

■■下山比上山快很多，肚子的咕嚕聲是氮氣，使我一路急駛，口中發出類似賽車行駛時的爆破聲，兩隻手舉起左右搖晃，控制著方向，卻控制不住我凌駕於山路間的優越感，壓彎，越壓越低，越壓越低，右手還不忘打檔，就這樣飆速在虎井的時間裡。

■■「先呷飯啦！呷了閣玩！」小孩們正玩著「老鼠牌」，是由十二生肖組合而成的牌類，會有一個莊家，一開始莊家發牌，莊家十張其餘玩家九張，由莊家先打出第一張牌，下一家若手中有單隻動物，可對應上一家打出的牌，即可湊成一對，若無法，就從中間牌堆中抽一張牌，若又沒辦法湊成一對，即把抽的那張牌打出，以此類推，最後誰把手中的牌湊對完，即為贏家，也就是下一局的莊家。

■■這種牌在本島不太會出現，外婆的嘮叨聲也是。每到過年或暑假，興奮的心情中也參雜了一些老鼠牌帶來的樂趣。平常的本島生活不會有它的參與，它是一種珍貴、稀有、罕見的珍寶，既新奇卻又歷史悠久，民國四十年代開始在彰化鹿港生產，聽爸爸的朋友說，他們南部鄉下，也有在玩類似的遊戲，但對我來說，我只在澎湖虎井看過這種牌，這個東西就是屬於虎井，如同故事雖在不同的地方被述說著，卻都只屬於這個地方的一有著作權，翻印必究。近幾年，老鼠牌已消失在我們的牌桌，孩子們都長大了，換成了麻將和，上面堆滿了雜物，會不會有一天，我會沮喪地問母親：你還記得老鼠牌怎麼玩嗎？撲克牌，那少了一隻馬、一隻狗的老鼠牌，深埋在櫃子的最角落。

■■今天你忘了老鼠牌怎麼玩，哪一天，會不會也把虎井給忘了？今年外婆在山坡旁邊種的玉米又被羊群吃個精光，關於這塊小農地，大部分的印象也快被時間掏空，回憶越來越不可依靠，毫無蹤跡，一步步地離開了我。

■■晚飯很快就吃完了，只是人少了點，桌上的魚多了些，年紀又大了點，回來的機會更少了些。港口邊的路燈點綴著黑夜，幾團零星的漁火還徘徊在海和天空的交界。

■■「連豐茂」是島上最大艘的船，都市裡的人們比著誰的房子多、誰的房子大，來展現自己的財富。虎井的富豪們，則是船越大艘，越有家本，畢竟，他們只剩那艘船了。猜著遠方的漁火哪盞是連豐茂，一邊想著：「今晚又是一船滿載吧！」上百隻小管將與我們共襄盛舉，明早清晨，婆婆媽媽整裝出發，手裡握著皺巴巴的舊鈔票和重複用了好多次的塑膠袋，將討海人的戰利品帶回家。老媽說，外公以前有一艘小漁船，身為國軍的一員，只有放假才會回到家，開著他的小船在大海表面找尋那少之又少的悠閒，之後，他走了，病魔把他帶走了，船也賣掉了，也許是往天上開去了。

■■出了家門口往右走，經過兩個小斜坡，巷口就是島上的物流倉庫。佔地大約二十初坪

米，所有商品和紙箱霸占整個空間，走進去都必須橫著走，模仿螃蟹奇怪的走路方式。也許是交通船一個月只會載著物資下來一次，過年一定要囤，若想消費，得先找到老闆，他可能在某個箱子堆後面，或者跑到鄰居家打牌去了，這都不礙事，拿了東西，錢放桌上就行了。

■■付的錢是外婆昨天打牌贏錢的分紅，把錢放到桌上後，拿了兩包紅糖。因為牌桌上並沒有小孩子的事，我們唯一的收入來源，就是大人們贏錢後讓我們「吃紅」。

■■拿著剛喝完的鋁箔包和昨天舅舅喝完啤酒的鋁罐走向廚房，將鋁箔包撕開，鋁罐割成一半，紅糖倒入鋁罐，放在瓦斯爐上開始加熱，過程中不斷攪拌，直到紅糖融化成紅糖漿，再倒入鋁箔包內，中間插上筷子，稍待冷卻凝固，撕掉鋁箔包後，就是孩子們最愛的紅糖果了。放入嘴巴，又甜又苦又腥。交通船運來一箱箱的「舶來品」，替代役正忙著把東西搬進港口旁的柑仔店，箱子裡看似新鮮有趣，卻絲毫尋覓不到紅糖果給予我的甜膩感，那種把虎井甜進心裡，也不感到膩心的歸屬感。

■■拿著薄外套奪門而出，是往馬公的交通船要開了，全家大包小包，也裝著清晨外婆去港口買的小管。跨上船的那一刻，我停下要踏上船的右腳，轉頭看向那位駝背站在巷口的女子，大喊：「阿嬤！」我還是習慣叫她阿嬤，大力地揮動手臂，只見她緩緩地舉起手，舉的越高，我眼裡看到的就越模糊，引擎發動，我也該離開了。

■■而船越開越遠，她還站在那裡。

■■它是美好的。

